

純白年代

趙夢宸

序章

中學時代的我和紫鶯喜歡用木質鉛筆把所有美麗的幻想寫在素色的稿紙上，我們懶洋洋地趴在蒙着泛着銀暈的馬賽布被單的大床上，把生物和歷史試卷揉成團扔在腳邊，任由大多數人不能接受的視覺搖滾震撼着我們的耳膜。在午後暖暖的陽光下，我們聽着或溫柔或棱角分明的音樂，給新買的電吉他插上效果器，然後默默關閉了自己年輕的心靈。

其實我們只是兩個與周圍世界格格不入的女孩子，我們特立獨行，卻又平庸得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那些落在筆端的幻想，原來一輩子都觸碰不得。我做很多年輕時才能做的事，也喜歡小時候才能喜歡的人，想要朝着幻想的方向努力奔跑，哪怕放棄一切，哪怕受到傷害，哪怕低頭垂淚，哪怕潰不成軍，我也願意向前奔跑、奔跑、奔跑，只因為我們年輕。

我鄙視周圍背色彩單一的書包行色匆匆的普通女生，因為我和她們一樣，只能懷抱着厭倦的數學課本，低頭快步從人群中穿行而過，留不下甚麼痕跡，然後遠行，直到消失。

開局

剛剛踏入中學校門的我們，只能在課堂和回家的路上遇到 Hide。開學第一天，我們穿着整潔的制服來到課室，座位上的紫鶯已經開始用圓珠筆在袖口畫骷髏和十字架的圖案，我笑笑，掏出 CD 播放器的耳機戴上，把老師的話語徹底屏蔽。但不久，我就摘下了耳機。

一個男生走進了教室。

他留着長長的頭髮，並把它們染成了令人驚奇的粉紅色。他畫了清晰明顯的眼線，襯托得大大的墨色瞳仁深不見底。像地獄裏沉默冷酷的修羅，又像全身散發着燦爛光輝的太陽神。

我注意到，紫鳶已經不再埋頭塗鴉，她的目光定定地望向門口，我心裏清楚得很，這樣的男生一定會吸引我們。因為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凡人，而是一道光芒。

等他一臉不屑地走進教室並且坐在了我們身後，我才注意到，他沒有帶課本，只是背着一把看上去很沉重的吉他。

「你叫甚麼名字啊？」紫鳶回頭問他。

我靜靜地正坐着，停下了手中的筆。等了一會兒，沒有聽見身後的回答，紫鳶悻悻地轉過身，一臉挫敗。但是課上到一半時，身後傳來一張紙，上面用繁亂的花體字寫着 Hideto Matsumoto（松本秀人）。紫鳶趴在桌子上輕輕笑了，然後就被數學老師點了名字。

Hide 的性情要比我們激烈許多，他從來不聽不喜歡課的，而是跑到學校後門的欄杆下練習吉他或者躲到廁所裏抽煙。他把鮮豔的頭髮弄成各種奇怪又好看的樣子，他穿顏色出挑扎眼的衣服，手上戴着黑骷髏的戒指和粉色蜘蛛的手鍊。他說，「不要去上自習課了，跟我來。」紫鳶說，「好。」然後便拉住我的手，我能感覺到那種細微的顫動。Hide 給我們彈吉他，唱他自己寫的風格迥異的歌，他的聲音鏗鏘開，分不清是乾爽還是潮濕。從沉迷到清醒，從盛開到幻滅……柔軟的時候攝人心魂，強勁的時候風馳電掣。我只記得，他的琴聲和歌聲讓紫鳶落淚了。我們曾經的落寞和現在的曖昧糾纏在一起，變成了濃墨重彩的粉紅。

我開始害怕紫鳶，現在她穿破着很多洞的皮褲，塗黑色的指甲油，把自己的頭髮染成了和 Hide 一樣的粉紅色，並且在腰部做了 Hide 名字的紋身。我擔心她不知道，在 Hide 誇張豔麗的外表下，他的內心依然澄澈透明。

只是他的頭髮越來越長，缺的課也越來越多。

Hide 在一天黃昏把我叫到了學校天台，我迎面吹着暖暖的風，

呼吸着太陽的餘熱，居高臨下地望着乾淨素白的棒球活動場。昏昏欲睡的感覺讓我發現樹林和夜幕開始變得濃重起來。他停下了手中狂躁的吉他，開口說，「你們不要和我一起翹課了，我只要我的音樂，你們不一樣。」

我沒有看他，只是淡淡地回答，「我翹課不是為了你，而是為了紫鳶。」

Hide 笑了，他深深吸了一口煙，然後伸出一隻手臂抱住了我。

突如其來親密的接觸讓我慌亂了。我把頭放在他瘦削的肩上，手卻不知道要放在甚麼地方。嗅着他衣服上淡淡的清香，我偷偷地笑了，很久很久。夏天的風把他的紅髮和我的黑髮吹得交織在一起，我相信從低處看來，這幅畫面一定非常詭異和淒涼。

我和紫鳶都那麼喜歡 Hide，所以我不會用我們的秘密去傷害她。那一個雲淡風輕的夏日，是僅屬於我們的純白年代，或者只是一場空幻放肆的夢而已。其實我懂，每當他獨自跑遠，去貪戀那孤寂的音樂時，我都知道在萬籟俱寂的瞬間，他把自己同塵世抽離開來，看看匆匆的路人，看看天上的飛鳥，便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孤高傲世的王者，一個超然獨立的隱士。他永遠是他自己，只不過在老師和同學的眼中他是問題少年，而在我的眼中，他是粉紅色的天使。只因為我和他靠得那麼緊密，我離他是那樣近。

可是第二天在學校，他就又變回了那一副憂鬱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別人看到的一樣。一點點絕望，帶着寂寞的氣息，背着吉他（雖然學校指明：不許帶電吉他！），輕聲哼着他寫給自己的搖滾。唱歌的時候，他喜歡肆無忌憚地扮鬼臉，喜歡一聲高過一聲地鬼叫。

我對紫鳶說，秀人是這樣奇妙的男孩子。我以為我們能一直像這樣依賴着 Hide，因為他像太陽一樣游離於凡塵之外，承載着我們所有的夢、心事和青春的重量。

他不羈，高傲，少言寡語。但每當他眯着清澈的雙眼，頂着火一樣的頭髮，對着太陽做出擁抱的姿勢的時候，都會給我留下一個鑲嵌着金色的側影。他纖細蒼白的手指越來越凌厲，在電吉他脆弱

的弦上瘋狂地遊走，那種速度已經把我和紫鳶遠遠拋在了身後。但是我暗自慶幸，心與心的距離從不會遙遠，因為我懂他，這種親密讓我安心。

中局

後來他的才華被一個和他一樣留着長頭髮一樣豔麗的男孩子 Yoshiki 發現，Hide 便加入了那隻叫 X 的視覺系搖滾樂隊。他走的時候沒有同我們告別，一個人背着他的電吉他買了三等座位的票，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東京中央車站，靜靜地離開了有我的橫須賀縣，離開了愛着他的紫鳶。我不記得他走那天的天空是否是蔚藍，我只知道大平原的邊界，西邊的地平線上，有一座高高的遠遠的山，懸浮在天際中，飽受了一天的殘照，山頂周圍蒙着一層薄薄的水霧，呈現出一片日出之海的色彩。

僅僅是隔天，紫鳶就偷偷從家裏跑了出來，她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來到學校門口找我，宣佈她也要離開純白的橫須賀縣，前往繁亂的大都市東京。我震驚地呆立在原地，而她只是伸手擋住清晨刺眼的陽光，留給了我一句話，便迎着朝陽轉身走遠。

她說，她不會留在沒有 Hide 的地方。

X Japan 已經紅遍了大街小巷，從此我只能在電視上看到那粉紅色的身影，他開始戴各種各樣的帽子，紅紅的頭髮已經到達腰際，而曾經那把不值錢的電吉他已經換成了著名的昂貴的可以代表日本第一吉他手松本秀人的 Yellow Heart。他總是穿着色彩單一又不乏豔麗的衣服，在鎂光燈瘋狂閃耀的舞台上蹦蹦跳跳，他喜歡在彈琴的間隙衝着台下的觀眾邪邪地笑，他從舞台的一端跑向另一端，砸壞話筒架，或者就是直接跳進人群中，享受他們炙熱的懷抱。

我總是在電視上看着他，偶爾也會去到現場。只不過當 Hide 向全世界壞笑、尖叫、做鬼臉的時候，我會澀澀地回憶起在很久以前的曾經，這些奇特的表情僅會屬於我和紫鳶，甚至僅會展現給我。我寂寞地妒忌着那些叫不上名字看不清面孔的陌生人，而當他們高

喊着樂隊成員名字，Yoshiki，Pata，Taiji，Toshi，和 Hide……每次聽到這個音節的時候，我的心裏都還會蕩漾許久。

我不想擁有他，我只想看着他。因為只有當我離他遠一些，才能看得更清晰更透徹，才能在精神上與他更親密。

數年的時光如同流沙般從指尖掠過。我總是遠遠地看着 Hide，他又從長髮變成了短髮。我看着主唱 Toshi 離隊，X 解散，Hide 單飛。我買了他的每一張專輯，一開始我還奇怪為甚麼那麼多各不相同的旋律我都會覺得熟悉，後來突然意識到，這些歌都是我在那個回不去的純白年代裏聽到過的。多少個悶熱的午後，安寧靜謐吹着海風的橫須賀縣，那個近在咫尺的男孩子把吉他彈得飛快，那些曼妙而偉大的旋律也就此誕生。我就這麼看着他，一直到 1997 年 X Japan 的 Last Live，他粉紅色的淚水浸濕了琴弦。

結局

然而 1998 年的夏天是冷的，因為粉紅色的太陽失去了顏色。Hide 又一次醉酒後，獨自一人靜靜地在浴室裏永遠地睡去了。

我被告知可以去見他最後一面，我忘記是誰給我打了那通電話，忘記了一切。我只知道那天中午的陽光照在皮膚上是冰涼的。我來到了有着白色牆壁泛着消毒水氣味的醫院，儘管滿懷着深深的恐懼，我走路還是靜悄悄的，冰冷的瓷質地板吸收了我腳步中的生命力。

我沒有敲門，推開門直接走了進去。

窗簾依然拉着。Yoshiki 安靜地坐在 Hide 的床邊，我的出現讓他吃了一驚，他注視着我，眼睛裏閃過一絲特別的光。他臉色蒼白，眼睛像海洋，目光深邃得足以淹沒我的所有感情。他之前應該在美國的吧，我恍惚的記得。不過至於他為甚麼會坐在這裏，我並不在意。已經沒有甚麼可以讓我在意的了。

我凝視着 Hide 沒有表情的面龐。其實沒有甚麼改變。他的頭髮依然是粉紅色，他的嘴唇還如同熟睡般微張着。我摸摸他白皙的手指，皮膚還是溫熱的。他是真的走了嗎？千真萬確、無可挽回地走

了？這樣的情況似乎不可能。他真的是完全拋下我們了嗎？他肯定是會留下甚麼來安慰我們的吧？還是無論我說甚麼，都無法讓他聽到了？

身後突然傳來一聲淒厲的慘叫，隨之而來是長久地痛哭。聽到了紫鳶的聲音，我才終於意識到，我趕不上他了，分界線已經存在，不能撤回，無法彌合。恐懼、絕望、憂傷和順從。一種難以理解、不起安慰作用的解脫，還有一種年代久遠的深深哀慟。我的指尖輕柔地觸碰着松本秀人的臉頰，但我感覺，自己從未離他如此遙遠。

那張美麗的臉就這麼永遠地睡去了。

葬禮上，哀豔的輓歌，黑色的綢紗，白色的玫瑰，人群對着一排Hide生前使用過的吉他無助地低頭垂淚。隊長Yoshiki拿着悼詞的顫動的手在Forever Love的背景音樂裏形成了刺眼的風景。然而那靜穆的靈堂此時正發散出最大的沉鬱的力量，哀傷的熱度，早已瀰散到每個人心中最柔軟的地方。

Hide走後的第三天我收到了紫鳶自殺的消息，悲傷之餘卻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我知道，她不會留在沒有Hide的地方。只是，在一個個這樣的夜裏，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依靠的東西。儘管我在一堆粉紅中竭力哭喊，哭到寸斷肝腸。最終也只是孤單一人，

我永遠不可能變成秀人的樣子了，我只能變得連自己都不認識。當他丟下了我，青春是這樣的令人窒息，儘管他曾經遠離，我還一直相信自己和他是那樣親密，因為我害怕，一旦斷開了這種連接，我就會變得平庸而懦弱。然而沒有了他和紫鳶，我所謂的純白年代就變成了一個尷尬的謊言，只不過曾經親密的接觸則會被我當作時光中珍貴的密封存在心底，作為我唯一的安慰。

我仍在不停地奔跑，因為如果我停下來，隔着這麼遠的路，你就真的回不來了。天堂的所在之地已不重要，可是你在哪裏？目光所及，在那每天清晨日出的聖地，在璨然的晨曦中，那纖細的地平線，那人間最為遙遠的地方，那抹更深沉的粉紅色，默默祭奠着我們攜手走過的純白年代。恍惚間，似乎聽見一聲栗叫，在茫茫寂靜中隱隱傳來，凝聚着愛的真諦，劃破天穹，一點一點，透徹心底……